



1. 是谁推了阿帘一下,把她推到夜街上。明明有路灯,可它们故意不亮,就想让阿帘撞着它们,然后笑她笨。幸好,来了一台卖宵夜的小车,叮当,叮当,没人推它,它自己跑着,水汽渺渺,葱油味飘香。阿帘跟着小车跑,跑,跑,一下就跑进一盏特别亮的灯下。

“阿帘,是你吗?”白老师的声音。可阿帘看不见她,灯光太亮了!可能白老师站在最黑的地方,她看阿帘很清楚,而阿帘却看不见她。阿帘也走进黑地方,这样她就看清了站在黑暗里的白老师,那里立着一块小黑板。

“来,我们上课。”悬浮在白老师脸上的困倦像被风吹开的雾一样散尽。

“我不是来上课的。”阿帘说。说完,发现自己背着书包,手里捧着一盒白粉笔,这样子不是来上课又是来干什么?

白老师说,“你咋知道我没带粉笔?”阿帘怯怯地笑了,把粉笔盒给了白老师。白老师取出一支白粉笔在小黑板上写字。白粉笔像电光魔棒一样,写在小黑板上的字每一笔每一画都闪着绚丽的银光。阿帘惊讶极了,只是普通的白粉笔呢。

之后白老师教阿帘读生字,白老师的声音有点空耳,这使阿帘突然想起,白老师已经死了,得淋巴癌死的,怎么又活了?但阿帘并不害怕。怕什么呢?白老师还像以前的样子,细发微卷,笑起来像绽放的蜜桃,只是脸比以前缺少白色。阿帘还发现自己坐着沙发,黑颜色,脚下的地毯也是黑颜色,上面镶着白色图案。这里是什么地方?绝对不是村庄,也不是国荣小学。

轰隆隆——一辆“太脱拉”驶过去。又一辆驶过去。一会儿,传来扫帚扫大街的声音,沙啦,沙啦——接下来是鸭叫声,呷,呷,呷——

“下课时间到了,今天就上到这里吧。”白老师微笑着,合上书,然后就不见了。小黑板也不见了。宵夜小车响起来,叮当,叮当!阿帘说不清楚自己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中,恍恍惚惚走下一座很深的台阶,台阶深处有一间矮屋,是她和爸爸、弟弟的家。

什么声音是“稀里哗啦”

有一只小老鼠叫稀里,有一只小老鼠叫哗啦。姐姐是稀里,弟弟是哗啦。姐姐爱说:“没事儿,没事儿,想办法!”弟弟爱说:“别急,别怕,有我哪!”小老鼠稀里和小老鼠哗啦搬了家,搬到了城外郊区的山坡下。

老鼠爸爸和老鼠妈妈在新房子里收拾东西,摆花挂画。小老鼠稀里和小老鼠哗啦跑出了家。他们要到外边,认识认识小伙伴,看看山底下,有什么树,有什么花。稀里和哗啦,看见了小兔丁丁和小松鼠当当。

稀里说:“你们好,我是小老鼠稀里!”哗啦说:“你们好,我是小老鼠哗啦!”哗啦说:“我是弟弟,我比她小!”稀里说:“我是稀里,我比他大!我们交个朋友吧!”

小白兔丁丁说:“嘻嘻,真有意思,一个叫稀里,一个叫哗啦!”

小松鼠当当说:“连起来叫就是稀里哗啦!”

小白兔丁丁说:“掉进水里,稀里哗啦!”

小松鼠当当说:“打碎玻璃,稀里哗啦!”

小白兔丁丁说:“小猪吃饭,稀里哗啦!”

小松鼠当当说:“小狗撒尿,稀里哗啦!”

小白兔丁丁和小松鼠当当一起笑了起来:“哈哈哈哈!”

稀里和哗啦气得肚子鼓鼓的:“你们笑话我们,我们生气了,不和你们玩啦!”稀里哗啦跑回家,稀里对妈妈说:“妈妈,妈妈,您给我们起的名字一点都不好听!掉进水里,稀里哗啦;打碎玻璃,稀里哗啦!”

哗啦说:“就是,就是!小猪吃饭,稀里哗啦;小狗撒尿,稀里哗啦!这名字多不好呀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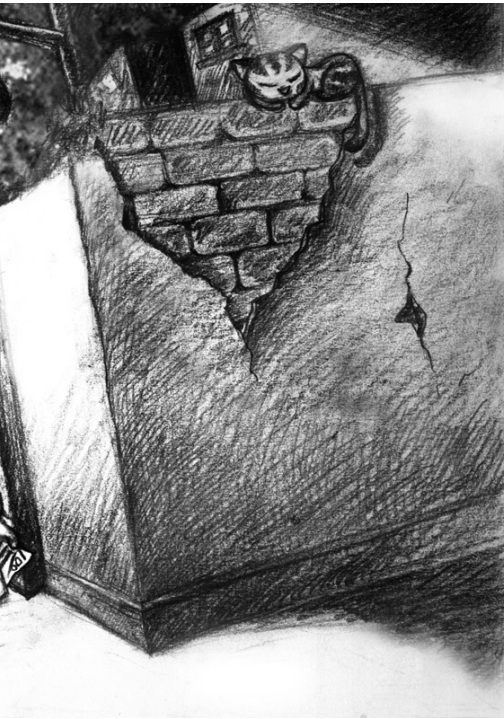
妈妈笑了:“这名字多好听呀,还是你爸爸起的呢。不信,去问你爸爸。”

好名字还是坏名字

稀里哗啦,跑向挂画的爸爸。

稀里说:“爸爸,你起的名字一点儿也不好呀!”

哗啦说:“是呀,像是小猪吃饭的声音,像是小狗撒尿的声音,稀里哗啦,什



她拉开门,寒气抢在她的前面钻进屋里。弟弟睡着。阿帘躺下,躺在弟弟旁边。弟弟的身体热烘烘的,她却冰凉。渐渐地,矮窗上涂上一抹鱼肚色,很像白老师白色的脸。

后来,门咕咚一声响,是爸爸下夜班回来了,疲惫的爸爸像一只笨重的木箱,倒在床上呼呼睡去。阿帘热好了饭,和弟弟一起吃。弟弟的早饭有一只咸鸭蛋,是爸爸奖励他的,他考试成绩好。弟弟用刀把咸鸭蛋切成两半,把一半给阿帘,阿帘考得不好,她把鸭蛋还给了弟弟。

吃完饭,她和弟弟一起上学,学校叫国荣小学,她和弟弟在一个班级。

2. 女校长召见阿帘的爸爸。阿帘在操场上等爸爸。下雪了,阿帘一动不动地站着,让一片片雪花落到身上,她想把自己变成一个雪人。在村庄的雪天里,她这么做过,站在冰冻的棉花田里,让雪花把自己染白,那时候爸爸没进城打工,妈妈也没离开他们的家,白老师没有死。

爸爸从校长室出来的时候,阿帘没有变成雪人,城里的雪很容易化掉。第二天,她就被女校长送到了另一所学校,她和弟弟分开了。她穿上了那个学校的校服,一位长得像骆驼一样高的男老师领她进教室。教室里坐着一面面孔呆板的同学,他们的掌声很热烈,如果骆驼老师不制止,掌声会永远响下去。阿帘难过地捂住了脸。旁边一个说话不清楚的男孩说,“阿帘哭了。”

放学后,骆驼老师护送阿帘回家。他不认识阿帘家,阿帘也记不住家在哪里,就一边走一边寻找那座伸向低处的台阶,她的鼻子冻疼了,骆驼老师的鼻子也冻红了,最后找到了国荣小学。这样,她才找到了通向矮屋的路。

邻家小孩告诉弟弟,“你姐姐去的那个学校全是傻学生。”夜里,弟弟对阿帘说,“你不要去那个学校。”阿帘说,“是校长送我去的。”弟弟用被子蒙住了脑袋,他生气了。谁愿意有一个和傻学生一起上课的姐姐呢?

是谁推了阿帘一下,把她推到夜街上。路灯在黑暗中窃窃私语,是在议论阿帘去了那个学

■短篇小说

么呀!”爸爸笑了:“稀里和哗啦,多好听的名字呀,稀里哗啦,稀里哗啦!妈妈在产床上生你们的时候,我跑来看你们,高兴地冲向你们,碰倒了护士,碰倒了衣架,一通乱响,稀里哗啦。医生急着让我给你们起名字,我觉得稀里哗啦的声音很好听,就给你们起了稀里和哗啦这两个好听的名字!”

稀里问:“为什么是好听的名字呢?”爸爸说:“你们想想,世界上还有什么声音是稀里哗啦呢?”稀里说:“天上下雨,稀里哗啦。”哗啦说:“小河流水,稀里哗啦。”稀里说:“风吹树叶,稀里哗啦。”哗啦说:“小老鼠游泳,稀里哗啦。”爸爸说:“名字嘛,你想它好,它就好;你想它不好,它就不好。你们从名字想到了下雨和树叶的声音,这个名字是不是挺好?再说,我是很有名的老鼠诗人,要是用稀里哗啦作诗,很容易押韵,读起来好听。不信,我给你们作一首诗听听:

小稀里,小哗啦,稀里哗啦快回家,妈妈做好了大馅饼,还有好吃的小蛋糕!稀里说:“听起来是好听,这名字不错。”

哗啦说:“明天我们要去告诉小朋友,我们的名字是好名字,他们就不会笑话我们啦。”

稀里说:“爸爸,您再作一首诗吧!”

老鼠爸爸说:“先吃饭,吃完饭,我再给你们作一首。”

吃完了饭,爸爸抱着稀里,妈妈抱着哗啦坐在餐桌旁,爸爸一边轻轻摇着怀里的稀里,一边说:“小稀里,小哗啦,名字好,人人夸,蹦蹦跳跳笑一笑,摇摇尾巴快长大!爸爸念了一遍,妈妈又念了一遍,念着念着,他们就在爸爸妈妈的怀里睡着了。

小稀里在梦里笑了,小哗啦说起了梦话:“稀里哗啦,天上下雨,稀里哗啦,风吹树叶,稀里哗啦……不是小狗撒尿,稀里哗啦……”

咣咣咣和当当当

老鼠爸爸去参加诗歌朗诵会了。老鼠妈妈去“老鼠养老院”,给那些

夜街

□车培晶

校吗?阿帘的脚步紊乱起来,她想离这些路灯远一些。叮当,叮当!宵夜小车来了,她跟着小车跑,又跑到了那盏特别亮的灯下。

白老师已经等在那里,还有那块小黑板。忽然,阿帘不想见白老师了,去了那样一所学校,白老师一定会失望。她藏到小黑板的后面,那里很黑。啪!粉笔盒被她碰掉在地上,白粉笔散落一地。白老师俯身拾粉笔,白老师的手和白粉笔一样白,一样僵硬。

白老师开始讲课了。阿帘藏在小黑板后面不做声。突然,白老师倒下了,像只棉花包似的发出“噗”一声响,可她的两根僵硬的手指仍握着一支白粉笔,嘴仍在动,是在讲一道算术题,语音显得很吃力,身体仿佛被巨石压着。

“白老师,您别讲了,休息吧。”阿帘想哭。

“你会了吗?”白老师问。

阿帘摇头。

“所以,你还得好好听讲。来,坐在前面来。”

阿帘从小黑板后面走出来,坐到黑颜色的沙发上,擦干了眼泪。

那道算术题很长很长,不,是白老师讲了很长很长的时间,可阿帘还是没听懂。白老师又讲,用最慢最慢的速度讲,讲了一遍,又讲了一遍,好像是在把一块石头砸碎,反复碾压,碾成最细最细的末末,最后她问,“阿帘,听懂了吗?”

阿帘点头,拿出本子,自己演算,很快就算出来了。

“很好,其实你聪明着呢!”白老师眼含微笑。然后,她给阿帘批改作业,在阿帘的本上写了个100分,是用桃红色钢笔水写的。阿帘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的钢笔水,让她想起乡下的桃花,新娘子的纱巾,天上的彩霞。她舍不得合上本子,担心把桃红色钢笔水抹掉了。

以后每天深夜都是这样,在那有一盏特别亮的灯的地方,白老师给阿帘讲课。只是,阿帘一直不明白白老师为什么会在那里,她很想知道白老师,又怕白老师难过,她自己也会难过。本来一个很漂亮的白老师,癌细胞忽然扩散了,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那当儿,阿帘和弟弟还是白老师的学生,他们还没有跟爸爸进城,还是村庄里的小孩,蜜桃绽开,皤皤一片,真让人留恋啊!

3. 阿帘很想弄清楚那盏特别亮的灯在什么地方,每天她都在寻找,她希望能在阳光下看见白老师。可惜这个愿望一直没实现。一天,哦,已经不是冬天了,丁香花含苞欲放。阿帘在夜街上行走。有人喊她,“阿帘,你干什么?”

是国荣小学的女校长。

阿帘不言语,只管向前走。女校长拉住她的衣服,说,“深更半夜,不可以乱走,快回家。”

女校长的声音很响亮,一辆“太脱拉”被惊动了,停下来。是阿帘爸爸开的,车是从地铁工地坑道里开出来的,满载土石渣。

“她在梦游”,爸爸对女校长平静地说,一点也不惊讶,“在农村的时候她经常这样,半夜背书包上学,还在棉田里跑。”

女校长说,“这不是农村,到处是车,危险。”

“您不用担心,她习惯了,她知道回家的

插图:吴臣

稀里哗啦爱帮忙

□白冰著 赵光宇绘

老鼠爷爷,老鼠奶奶帮忙。

小稀里和小哗啦在家里,闲得没事干,闷得慌。

小稀里说:“爸爸忙,妈妈也忙,他们太累了,我们帮助他们做点事,就不闷了!”

小哗啦说:“帮他们做什么呢?”

小稀里说:“我帮妈妈洗背心,你帮爸爸洗袜子,好不好?”

小稀里和小哗啦,找来了两个小木盆,接满了水,放在房子中央。

小稀里一边洗,一边唱:

小稀里,爱帮忙,洗背心,咣咣咣,洗得背心白又白,妈妈穿上香又香……

小哗啦说:“洗背心,怎么还‘咣咣咣’呀?”

小稀里说:“我得用劲儿,一用劲儿揉,木盆就咣咣咣响,所以,得说‘咣咣咣’!”

小哗啦一边洗,也一边唱:

小哗啦,爱帮忙,洗袜子,当当当,爸爸的袜子可真臭,洗完了才会闻着香……

小稀里说:“你也说了‘当当当’呀!你别说爸爸的袜子臭,他知道了,会不高兴!”

小哗啦说:“可是,爸爸的袜子现在真臭,洗完了才会香呀……”

稀里和哗啦,一边洗,一边唱,把背心和袜子洗干净了,晒到了屋外。

可是,洗衣服用的劲太大了,水花乱飞,地上变得又是水,又是泥,很脏很脏。

这可怎么办呢?

船长管海盗,还是海盗管船长

小稀里说:“没事儿,没事儿,想办法!看来,我们还得接着干,再洗瓷砖和地板。”

小哗啦说:“那我们就洗地板吧。”

稀里和哗啦在地板上泼了好多水,

用拖把拖,用扫帚扫,一边拖,一边扫,

“一”字了得

□杨明火

“一”字最讨厌别人吹牛,谁吹牛他就与谁过不去。

“业”字爱吹牛,张开大嘴朝天吹喇叭——业,事业也;业,业绩也;业,功业也;业,霸业也……哼,谁敢与我业字比伟大?

“一”字不说话,送给业字一横,

封住了他那爱吹牛的嘴,“业”张不开口变成“亚”。亚不认输,向别人借来一个口,自己吹不了牛,借别人的口仍然可以吹一吹嘛。谁知亚字加个口是“哑”字,哑巴能开口但却呀呀呜呜说不清楚,羊都不能吹了,还吹什么牛!

“火”字爱吹牛,每句话都火气冲天。他说火烧赤壁大败曹军,曹操败走华容道;他说火烧连营七百里,刘皇叔白帝城丧命;他还说火焰山阳挡唐僧西行取经,险些把孙悟空的猴毛烧光……哼,谁敢与我火字比厉害?

“一”字不说话,也送给他一横,火被一字当头盖住,变成了“灭”字。灭,火熄灭也。平时不爱说话的“一”字,终于开口说话了:火啊火,你很厉害我比不上你,可是此刻我躺在你的头顶,撒泡尿就把你给浇灭了,你还能厉害吗?

火无言以对。

“一”接着说:世界上普遍存在既互为依存又相生相克的现象,吹牛者无知也。

“好”字诞生记

“人”代表人类,在字典王国里独领风骚。时间久了,“人”似乎觉得他独领的不是风骚,而是孤独。人最怕孤独。于是他找了另外一个人做朋友,两人常常手拉手并肩而行,左邻右舍见了都叫他们俩“从”先生。嗨!一人为“人”两人为“从”,太有意思了,更何况“从”比“人”称心如意多了。

不过,时间长了,他们俩觉得并不那么称心如意,“从”也有些尴尬:从,服从也,两人谁服从谁?从,跟从也,两人谁跟从谁?当然,走在后面的跟从前面的,可谁愿意老是走在后面,做别人的跟屁虫呢?两人都想走在前面,都不想做跟屁虫,这样一来,两人难免面和心不和,两人都知道心不和是个祸根。怎么办?扮演《将相和》吧,两人谁是相谁是将呢?两人都想做心胸大度的相,都不想做居功自傲的将;轮流走在前面吧,似乎显得太计较,太计较还算什么朋友?唉,想不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竟会这么微妙莫测。

“心不和”真的是祸根,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不可收拾了。这不,“从”字是两个人,他们俩的方位该怎么说呢?哪个方向是前哪个是后?左边那人说,左边是前右边是后;右边那人说正好相反。心不和终于发展到人不和了——你宁愿跟我,我也不愿跟你,各走各的,各自朝着不同方向的“前面”走,两人的距离越走越远,“从”又变成两个“人”了。此时两人都在想:别走了,西出阳关无故人呢!可想归想,谁也不停步,都在赌气。

幸好两人的理智终于醒悟过来:赌气的双方,都是既伤害对方又伤害自己,何苦呢!不能再往“前面”走了,“气”海无边回头是岸,两人几乎同时回头探望,几乎同时迟疑片刻,几乎同时向后转原路走,两人的每一步都踩出“后悔”——唉,朋友之间计较什么,赌什么气!两人很快又走到一起,热泪盈眶,互相拥抱。

不过,两人抱在一起不是“从”,而是“好”。原来啊,这两人一个是女人,一个是男子,“好”字是心心相印的一男一女抱成的。

当听说了稀里哗啦是为洗衣服,才把家变成这样,爸爸妈妈把稀里哗啦搂在怀里说:“你们爱帮爸爸妈妈干活儿,这很棒,可是,洗衣服、擦地板细心一点,小心一点儿,不要弄得到处都是水,也许就不用刷墙了!”

稀里说:“可是,白墙变成了红墙,是不是很漂亮?”

哗啦说:“是呀,我们像是又搬了一次家,住了一次新房!”

爸爸妈妈笑了:“你们说得有道理。”

晚上,晒干了所有的东西,整理好了房间,稀里哗啦一家人在红房子里吃饭。在温暖的灯光下,全家人一边看着红墙,一边吃着花生蛋糕,喝着鱼汤,爸爸一边吃饭,一边念他刚作的诗:

小老鼠,爱帮忙,背心白,袜子香,地板很亮很干净,白墙变成了红的墙,红房子里边好温暖,蛋糕甜呀鱼汤香……

学刷牙

老鼠妈妈和老鼠爸爸教稀里和哗啦刷牙。

老鼠妈妈让小稀里、小哗啦在牙刷上抹一点儿牙膏,先漱漱口,再把牙刷刷蘸上一点水,把牙刷放到嘴里。

老鼠爸爸在旁边一边比画,一边用儿歌讲解动作:

老鼠长了小白牙,每天早晚都要刷,前排牙齿上牙刷,里面牙齿前后刷。小嘴小牙香喷喷,亲完爸爸亲妈妈……小稀里刷得很起劲:“刷刷刷,刷刷刷……”很快就刷完了。

小哗啦刷得很起劲:“刷刷刷,刷刷刷……”很快就刷完了,还得意地龇着牙:“看看我的小白牙!”

学会了刷牙,小稀里和小哗啦很高兴。

小哗啦说:“我们学会了刷牙,可是,还有好多小动物不会刷牙,我们去教他们刷牙!”

小稀里说:“对,我们要让所有的小动物都有白白的小牙!”

(摘自“小老鼠稀里哗啦”系列,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)